

最后的 完美世界

〔美〕 彼得·德鲁克 著



德 鲁 克 社 会 学 经 典

P E T E R F . D R U C K E R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最后的 完美世界

〔美〕彼得·德鲁克 著

洪宁 吴振阳 祝亚雄 等译



德 鲁 克 社 会 学 经 典
P E T E R F . D R U C K E R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完美世界 / (美) 德鲁克 (Drucker, P. F.) 著; 洪宁等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5

(德鲁克社会学经典)

书名原文: 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ISBN 978-7-111-46700-7

I. 最… II. ①德… ②洪… III. 企业管理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0076 号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3-6468

Peter F. Drucker. 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Copyright © 1982 by Peter F. Druck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Machine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 & ROW, PUBLISHER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HARPER & ROW, PUBLISHERS 通过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最后的完美世界

[美] 彼得·德鲁克 (Peter F. Drucker) 著

出版发行: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王金强

责任校对: 董纪丽

印刷: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70mm×242mm 1/16

印张: 16.25 (含 2 面彩插)

书号: ISBN 978-7-111-46700-7

定价: 39.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010) 68995261 88361066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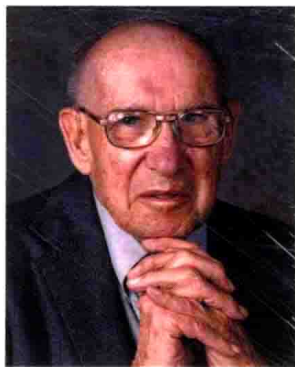
宛如一曲美妙的四重奏，在这部小说的活力与魅力之下，隐约荡漾着阴郁的回声。透过王公贵族和金融家、政客与禄蠹之间那千丝万缕的特权、令人敬畏的权势，《最后的完美世界》把我们引入一个业已消逝的世界和时代。

就像四重奏的四个乐章构成一部完整的乐曲，作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第一部小说，《最后的完美世界》由四个部分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1906年的欧洲——奥地利帝国、法国和英国。在这里，我们邂逅了维也纳驻伦敦大使、睿智世故的索别斯基亲王，他手中不仅掌握着大量地产，还掌握着许多人的命运；我们邂逅了他妩媚动人的妻子，她的英国情人，以及她那位神秘莫测的女伴、举世无双的约瑟法。这四个人遵循着一套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相互虚与委蛇，不过索别斯基认下的私生女亨利埃塔却不在此列，她可是进行感情勒索的行家里手。此外，这些规则——这些约束着行动和情感的规则——在第二部分里也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这里，与索别斯基和J. P. 摩根都有关系的银行家麦格雷戈·辛顿正进退两难，面对着生平最关键的一个困境。

而另一位银行家，朱利叶斯·冯·莫森索尔，此时正搭乘着夜间火车，从维也纳赶往伦敦，去参加与辛顿和索别斯基的决定性会见。他一路上都在反复推演最佳的应对策略。但在重抵伦敦之际，他的思绪却从巨额融资转向了他深爱的谢拉——自从当年他俩那充满激情和诗意的田园生活画上句点，他就再没见过她，再没收到过丝毫有关她的音讯，但他却从未有一刻忘记过她。他要从这次的英国之行中抽出一天来，专门留给自己和谢拉，然而事与愿违……

一名恋爱中的年轻女子，一幅令人神魂颠倒的肖像画——这背后隐藏的真相把我们带到乐曲的最后一章。

奢华、生动、性感，《最后的完美世界》再现了那个年代的风情，那个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为了即将来临的动荡的现代而不安骚动着的年代。透过引人注目的那一群人的生活和梦想，彼得·德鲁克以优雅老练的笔调，描绘出一幅引人入胜的时代画卷。



彼得·德鲁克小传

(1909—2005)

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1909年彼得·德鲁克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37年与他的德国校友多丽丝结婚，并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

在美国他曾担任由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的经济学者，以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公司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表彰他为非营利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慈善机构“救世军”授予德鲁克救世军最高奖项“伊万婕琳·布斯奖”。

他曾连续20年每月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一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共发表38篇文章，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以30余种文字出版，总销售量超过600万册。其中《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全球管理者必读经典。

他曾7次获得“麦肯锡奖”；2002年6月20日，获得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95岁。



华章管理图书读者交流群 84565875

封面设计 · 杨宇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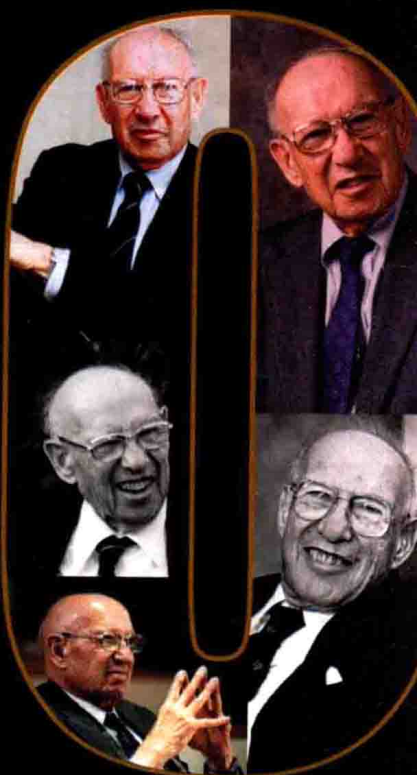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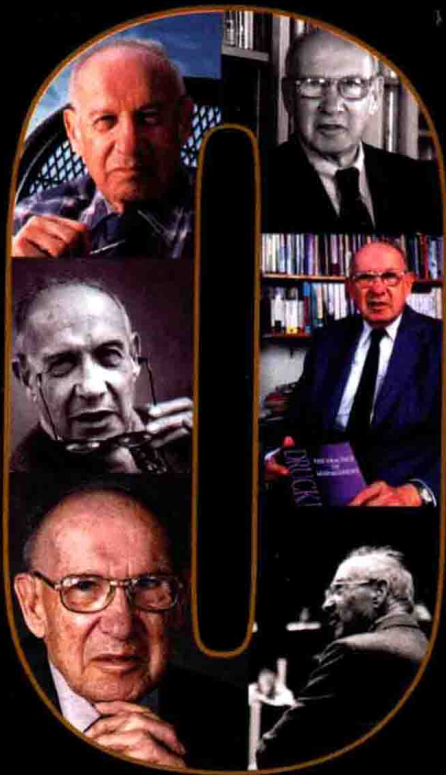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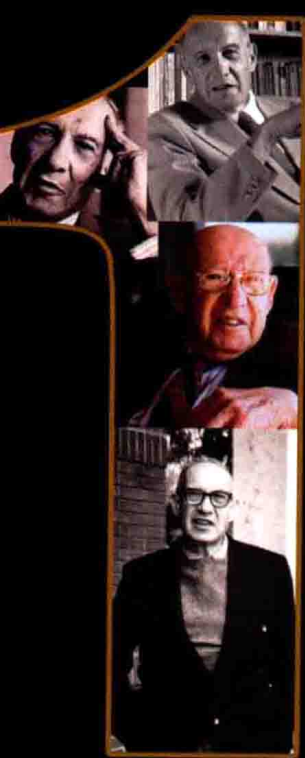
彼得·德鲁克和妻子多丽丝·德鲁克

德鲁克妻子多丽丝寄语中国读者

在此谨向广大的中国读者致以我诚挚的问候，本书深入介绍了德鲁克在管理领域方面的多种理念和见解。我相信他的管理思想得以在中国广泛应用，将有赖出版及持续的教育工作，令更多人受惠于他的馈赠。

盼望本书可以激发各位对构建一个令人憧憬的美好社会的希望，并推动大家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发挥领导作用，他的在天之灵定会备感欣慰。

Doris Drucker
September 2, 2009



Robert J. ...



前言

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在我写的 19 本书中，本书是第一部我能够称之为小说的作品。不过，说它是“小说”，主要是指它的篇幅，在结构上，它倒更像是一部小型室内乐，类似于安东尼·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k）创作的那些貌似简单的四重奏——他和书中某些人物恰好来自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创作这些作品的时间也仅比书中事件略早了几年；抑或像一个世纪前的交响协奏曲，由同一组乐器的小型协奏贯穿始终，但每个乐章各自以其中一种乐器的独奏作为主体。

本书的大多数情节发生在 1906 年 6 月，主要地点在伦敦。那个年代的成年人至今在世的寥寥无几，只有凤毛麟角的几位耄耋老人，俱已年近百岁了。而在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眼中，那段岁月、那个世界早已属于尘封的历史，遥远得不啻于法老时代的埃及，或是身披铠甲的骑士纵横驰骋的比武大会——尽管当时已经有了电灯、电话和汽车。然而，本书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不会有人高呼“Egad”^①，穿着缀满褶边的衣服，动辄拔剑出鞘。书中会涉及一些历史名人，譬如俾斯麦、马克思、迪斯累利、古斯塔夫·马勒、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等。不过他们甚至连龙套都算不上，只存在于背景中，存在于人们的谈话里，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交谈时大抵会提到这些名字。书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假如说这些人物有任何意义，那并非因为他们的“角色”，而是因为他们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① 古语，温和的感叹词，意为“天哪”、“喔唷”。

这本书的书名实则是一个文字游戏，源自伏尔泰的《老实人》中“众多可能的世界之中最好的一个”之语[⊖]。至于这个书名究竟是影射英王爱德华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道日薄西山的余晖，还是暗指人芳华落尽的垂暮之年，我把它留给读者来判断。

彼得·德鲁克

⊖ 原文为“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该语最早出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理论，他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众多可能的世界之中最好的一个。本书书名的原文为“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与前者仅有一字之差，意为“众多可能的世界之中最后的一个”。囿于书名的限制，译者不得不将之改译为“最后的完美世界”，与原意并不完全吻合。



目 录

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前言

第一篇 索别斯基

第 1 章	亨里埃塔	2
第 2 章	玛吉特	37
第 3 章	约瑟法	48
第 4 章	欧文爵士	60
第 5 章	哥尔多尼故事一则	70

第二篇 辛顿

第 6 章	恐惧	78
第 7 章	弗雷迪·班克罗夫特	81
第 8 章	黎曼的曼特罗	90
第 9 章	哥廷根	105
第 10 章	梅莉莎	111
第 11 章	伊莱茵	126
第 12 章	决定	134

第三篇 莫森索尔

第 13 章 银行家 142

第 14 章 谢拉 164

第 15 章 苏西 178

第 16 章 回家 191

第四篇 致音乐

第 17 章 勒娜特 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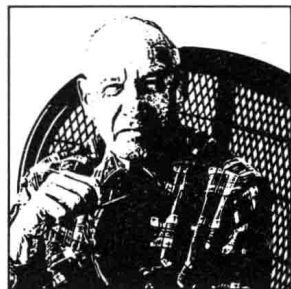
第 18 章 珀凯茨家族 207

第 19 章 亚瑟 218

第 20 章 保罗 225

第 21 章 玛丽亚 237

第 22 章 《致音乐》 244



索别斯基

第一篇

- 第1章 亨里埃塔
- 第2章 玛吉特
- 第3章 约瑟法
- 第4章 欧文爵士
- 第5章 哥尔多尼故事一则



第 1 章

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亨里埃塔

头天下午，当画商从箱子里取出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的新作时，索别斯基亲王（Prince Sobieski）顿时觉得自己被一阵莫大的喜悦和幸福淹没了。这是一幅鲁昂大教堂（Rouen Cathedral）的正面画，深浅不一的蓝色喷薄欲出，间以斑驳的褐色，以及宏伟的圆花窗那瑰丽的深红色。他每看一眼这幅画——甚至不用看，只需闭着眼睛回味，那种汹涌的喜悦和幸福感就会再次将他淹没。

这样的体验他一生只有过两回，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40 年前，他 20 多岁，初次邂逅了那个年方十一、长着一双长腿的小姑娘。若干年后，女孩成了他的妻子，但彼时她还只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她满怀信赖地把自己的小手放到身边这个陌生人手里——一个从没见过甚至从没听说过的远房表哥；她拽着他，沿着那个奥地利边塞小镇上尘土飞扬的街道走了很久，向他倾吐她的寂寞、她的绝望，以及她那赌鬼父亲和背着人酗酒的怨妇母亲带给她的羞耻。那一刻，他胸口涌动着的是同样的欢喜和柔情。

几年以后，索别斯基年届 30，在拿破仑第三帝国的宫廷里做一名见习外

交官。他在巴黎的情妇为他生了个女儿，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亲眼见到刚刚出世几分钟的小生命时，同样的欢喜和柔情再一次溢满了他的心扉。

如今老之将至，他居然又重新感受到了那种莫名的欣喜、款款的柔情，那种身心愉悦和谐的感觉。“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呢？”索别斯基在心中自问。

而伟格纳博士（Dr. Wegner）那副狼狈相使索别斯基觉得，这种身心愉悦的感觉更强烈了——确切地说，是更“鲜明”了。

莫奈的这幅作品装上画架后，收到了楼下的“图书室”里。索别斯基刚被委派到圣詹姆斯宫^①（St. James's）担任驻英大使那年，曾买下一幢18世纪的宅邸作为他在伦敦的寓所，现在这间办公室兼会客厅就改自原来的舞厅。早上泡完澡、做完按摩，索别斯基一时心血来潮，想再多看看这幅画，便决定把早餐地点从楼上的起居室换到这里；在伦敦寓居27年，这还是他第一次打破惯例呢。他的私人秘书伟格纳通常会在早餐时把当天的报告念给他听，内容包括亲王从早到晚的日程安排，维也纳的外交部连夜送来的急件，英国王室的《宫廷公报》（*the Court Circular*），《泰晤士报》（*The Times*）、《晨报》（*The Morning Post*）和晚到两天的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上的主要新闻和头版社论，为索别斯基打理家族企业和地产的总管每天发来的业务电报等。原先在起居室里，伟格纳身前是有讲台挡着的，此刻站在偌大一间图书室的正中央读报告，身前空荡荡的，令他极不自在。于是，往常身为效率典范的伟格纳，这回居然口吃起来，平日里烂熟于心的名字，比如奥地利现任高级外交官、索别斯基名下的木材公司和炼糖厂之类，都被他念得荒腔走板；要不是亲王及时提醒，他甚至连《宫廷公报》都要漏过去了。

这时，索别斯基忽然想起早年学校里流传的一个故事：过去有位校长极

① 圣詹姆斯宫：英国君主的正式王宫，位于伦敦市中心，外国派驻英国的大使和专员呈递国书时，按礼节和传统都要呈递到此处。

其严厉专横，学生想整整他，就一齐死死地盯着他裤子的前裆部位看，结果那校长竟紧张得当众摔了个大跟头。索别斯基小时候始终没机会亲自试一试。他从小到大都由私人教师在家辅导，只在16岁和17岁短短两年里上过学，去的是维也纳附近卡尔科斯堡（Kalksburg）的耶稣教会高等贵族学校，学校里的老师都是神父，清一色的教士袍，从头裹到脚，在人前总是神态俨然地端坐着，不是坐在高高的讲坛上，就是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面，从来看不到他们站立或走动的样子，令人无机可乘。想到这里，索别斯基一时玩心大起，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伟格纳那个部位看了片刻——私人秘书顿时老脸通红，连稀疏的淡茶色头发的发根都红透了，他局促不安地挪动着身子，还失手把文件撒了一地。他的痛苦那么真切，可那副样子又实在令人发噱，以至于索别斯基故意装出一副关心的口气问：“伟格纳博士，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这情形很像几年前，索别斯基在海牙一次皇家晚宴上吃到的东印度巧克力点心。这种点心很甜，厨师在里头洒了些红辣椒粒，辣得要命，吃一口简直满嘴都要喷火，但这种突如其来的灼痛感反而更能衬托出巧克力的甜味。同样的道理，平时高傲自负的伟格纳此刻所忍受的万般煎熬，反倒微妙地衬托出莫奈的画所表现的那种温馨与和谐、那种静谧的完美，而索别斯基沉浸画中时感受到的极致的喜悦，也因为伟格纳而变得更加鲜明起来。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异常美妙的早晨，索别斯基跟以往每天一样，出去骑了两个钟头的马。虽说已经到了6月，但因为有大雾，他出门时天还没亮。不过这正是他所钟爱的伦敦：各种声响模糊地交织在一起，被夜色吞噬，凝滞成一片诡异的寂静；雾气打着旋儿，倏忽聚散，变幻出各种奇异的景象，一会儿掩住熟悉的街区，使之瞬间变得陌生怪诞起来；一会儿又飘荡开去，骤然显露出远处的街景。由于雾太大，再加上起雾前还下过一场暴雨，公园里杳无人迹，几乎完全成了索别斯基的地盘。他一个人在这儿骑马时，常

常觉得波琳（Pauline）正陪在他身边，跟他并驾齐驱，就如同当年热恋时一样——那时候，在无边无际的波兰森林深处，在失落已久的韶华时光，他俩住在城堡里，他是白马王子，而她是睡美人，每天清晨她都会陪着他在林中纵马。恍惚间，他似乎又闻到了她青春姣美的身体散发出的香气，这气息如此清新，盖过了马匹刺鼻的体味，盖过了弥漫在这座大城市里的更为浓烈的浊臭：黄雾里漂浮着的煤灰，汽车在前一天积下的尾气，还有成千上万具满是尘污污垢的身体挤在肮脏公寓里酿出的酸臭味。

索别斯基骑马归来时，太阳已开始掷下无数金晃晃、银灿灿的长矛，刺戳着弥漫的浓雾；俄顷，终于有小片小片湛蓝的天空露了出来，透过袅袅蒸腾的雾气窥视着大地，这时他正好转入阿瑟顿广场（Atherton Square）。

新来的美国按摩师给他推拿了一番。这个按摩师是银行家辛顿（Hinton）在数星期前发现并推荐给他的。感谢他的巧手，他的肩膀几个月来头一回不再酸痛了。当年他试图教波琳上马，自己却从马背上摔下来，扭伤了肩膀；回想起来，这仿佛都是无数个世纪之前的事了。总管从维也纳发来电报，克拉科夫^①（Cracow）的博洛尼亚酿酒厂（Polonia Brewery）股票上市后，获得了巨大成功，目前获利数百万——是英镑，不是奥地利克朗。这笔收益相当可观，而令索别斯基更为志得意满的是，开办博洛尼亚酒厂和发行股票都是他提出的主意，也是他力排众议、一力推行的。当时两位银行家，伦敦的辛顿和维也纳的莫森索尔（Mosenthal），都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市场上有太多的啤酒、太多的酒厂，酒厂股票已经多得不能再多啦。”可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最后，他又跟住在霍恩阿比庄园（Horne Abbey）的玛吉特（Margit）通了一次电话，纾解了心头的焦虑感。最近他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焦虑不安，不过

① 克拉科夫：波兰的第三大城市，也是波兰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历史上曾为波兰的故都。

玛吉特的语气总能立刻叫他明白，一切都很正常，王妃与欧文·里斯·尼维斯（Owen Rhys Nevis）的交往依然风平浪静，她依然信赖她的情人，坚信他一如既往地爱着自己。事实上，他们的关系已是时日无多，她毕竟 50 岁了。终有一天，这段情缘会风流云散，王妃将不得不面对事实，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刚从修道院寄宿学校毕业的那个豆蔻少女。索别斯基很怕那一天的到来；她一定会来找他求助，因为她认定索别斯基是上天回应她的祈祷、特地赐给她的奇迹，是专为了拯救她而来的骑士；自从多年前他从天而降，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孤独的孩子面前，她就一直抱着这个信念。可这种事，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谁会有办法？不过至少眼下王妃的心情很平和，她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跟他扯了一通街头巷尾的小道传闻，八卦得十分开心。

这是一个异常美妙的早晨——本来应该是的，但是亨里埃塔的信让这个美妙的早晨有了瑕疵。

某些时刻，比如当他看着莫奈的画，在心里回味它，或者把伟格纳博士捉弄得手足无措时，他可以努力把这封信抛诸脑后，不去想它。尽管如此，自从他第一眼看到这封信，他心里就始终盘旋着一种焦虑、一种隐忧、一种模模糊糊却又挥之不去的不祥预感，仿佛前头有什么可怕的危机在等着他。

他还没来得及细读亨里埃塔在信里写的内容，只匆匆扫过一眼。信是昨天下午送到的，他刚把它拆开，画商就带着莫奈的新作登门了；之后又有个大惊小怪的外交部官员，为了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造访，说是有个曼彻斯特商人，被怀疑藏匿了失窃的赃物，想以巴尔干某国名誉领事的身份申请外交豁免权。索别斯基是外交使节团的最高官员，所以这事必须通报给他，并且他还得回答各种没完没了的细节咨询。随后，他急匆匆地换了套衣服，就去参加英国外交大臣为派驻大不列颠的各国使节举办的官方晚宴。宴会上充斥着空洞乏味的讲话、千篇一律的祝酒词，一直持续到午夜才结束。